值班主任:孙靓 责任编辑:周灵 新闻热线:(010)63376755 E-mail:zgxxbfkb@163.com

采价路上的执着与热爱

■ 李烨

第一次跟同事邵老师去采价点,采价前一天我把采价要求从头到尾过了好几遍。什么时间到采价点、先看价签还是先问行情、挂牌价和实际成交价怎么区分、碰上打折促销该怎么记——笔记本翻得起了边,我又在心里把开场的话演练了好几遍。

我的忐忑不是没来由的。因为听过的“采价故事”太多:有的采价点,摊主忙起来头都不抬;有的报个模糊价钱,问急了就摆手“差不多”……可到了市场,我的那些担心,很快就没有了“用武之地”。

那是个寻常的采价日。市场里人声嘈杂,摊主的吆喝声、电子秤的报数声、塑料袋的窸窣声混作一团。还没走近菜摊,远远地就有人招呼起来:“邵姐来啦!”声音里透着熟稔,像是迎接一位老朋友。

邵老师笑着回应,眼睛在摊位上扫一遍,心里大致有了数,这才俯身开口:“今天的大白菜怎么卖?我一路看过来比上回贵了些。”摊主一边麻利地称菜,一边报出实价,还顺嘴念叨:“是啊,这几天连着下大雨,进价高了,过两天怕还要涨。”邵老师一边记,一边细问产地和品质,又核了核对账的本子,才走向下一个摊位。同样的细致流程又走了几个摊位,无论对菜品还是水果品相、价格的判断,她都给我讲得头头是道。

肉摊的老板远远就打起了招呼,她笑嘻嘻地挤过去,抬眼先看牌子,再问落刀的实价:“牌上写十一,你要真给街坊称,一斤多少?”老板哈哈一笑:“还是瞒不过你,便宜点卖,后腿十块、五花十三块、排骨十四块。”她认真地记下,叮嘱一句:“就按成交的说,你报多少我就记多少。”一路走下来,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粮油的,几乎没有她搭不上话的。商户们见着她,不是防备,是熟络;不是应付,是朋友般的“掏心窝”。

我原本预备的那些说辞,一句都没用上。我在纸上演练了那么多“应对”,她却在多年的脚步里,把每一个“万一”都走成了“日常”。我担心的是怎么让人开口,她操心的是怎么把价格记准、把行情记全——这一课,比任何培训都来得实在。

价格报得实不实,行情摸得准不准,全在这份熟络里。而这份熟络不是天生的。原来,邵老师刚开始采价的时候,摊主以为她是“查价格”的人,态度不好,话里带着戒备。她不恼,一趟一趟地来,不忙的时候帮着理理摊,忙的时候靠边站不添乱;摊主家有难处,她记在心上;逢年过节时,也有一句暖心的问候;价格有波动,她替摊主说话——“人家起早贪黑的,挣的是辛苦钱,咱记的账,得对得起这份辛苦。”一来二去,戒备化成了信任。如今这条街上,谁家孩子高考了、谁家添了孙子,她都门儿清。价格是问出来的,更是一天天诚心诚意处出来的。

邵老师是个“急性子”。她负责的采价点若有变动、调整——例如菜摊换了经营者、药店上了新药品——她从来坐不住,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,语速都比平时快,生怕耽误了采价!制度里的“换点必申请、换品必报备”,在她那里不是约束,是本分,是坚守。

我问她:“邵老师,干了这么多年,不觉得枯燥、辛苦吗?”

她笑了笑:“咋会呢。菜价肉价今天贵了,明天贱了,背后都是一个个老百姓的日子,咱们记准了心里踏实。”

市场在身后渐渐远了,嘈杂声淡下去了,可她的那句话却越想越有份量。我想,统计调查说到底,不就是在千头万绪的生活里,替千家万户记好一本过日子的账吗?邵老师她们,就是要在这本账上记上最工整的那一笔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)



竹林小憩 高红研 摄



白桦雪乡 刘学丽 摄

雨落浔阳

■ 胡雲鈴

一方古亭,临江而立;一场烟雨,穿越千年。

浔阳的雨,向来不似北方骤雨那般酣畅猛烈,来得总是温柔缱绻。细细密密的雨丝,悠悠漫过宽阔的江面,一点点落向江畔的琵琶亭。烟雨笼罩之下,整座亭台仿佛从旧卷中走出来的水墨丹青,淡淡的、润润的,叫人的心也跟着沉静下来。在我看来,想要读懂琵琶亭的意韵,须得在雨天前来。

雨雾一层层漫开,将江面揉得朦胧。江水与远天相接,苍苍茫茫,望不到边际。江面上偶尔驶过行船,大半隐在薄薄雨幕之中,只余下一道淡淡的剪影。远处传来几声若有若无的汽笛声,随着江风轻轻飘来,又很快消散在烟雨里。前来观景的游人大多撑着一把雨伞,步履放得很轻,慢慢沿着步道走过。站在江边望去,雨落江面,泛起一圈圈细碎涟漪,湿润的江风裹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,让人不由放慢脚步,沉浸在浔阳江独有的烟雨氛围之中。

琵琶亭临江而建,朱红立柱在烟雨洗濯之下,褪去了晴日里的鲜亮,多了几分历经岁月后的古朴清寂。层层飞檐高高翘起,雨丝顺着檐角簌簌坠落,织成一道薄薄的雨帘,将亭内与外界的喧嚣轻轻隔开。亭外江雾流转,亭内自成一方安静天地,供游人凭栏怀古,遥想当年白居易泊舟浔阳、夜遇琵琶女的往事。

亭中那尊无弦琵琶雕塑,是雨中最耐人寻味的景致。晴朗天气里,它只是一尊沉静厚重的紫铜塑像,默默守望着滔滔浔阳江。可每逢细雨落下,这尊无弦琵琶便仿佛遇见了千载知音,生出别样风骨。细雨顺着琴身的纹理缓缓流淌,缕缕雨声落下,仿佛化作看不见的琴弦。江风徐徐吹过,雨打铜身,淅淅沥沥的声响错落起伏。那一刻,心中不由想起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千古名句。雕塑本无琴弦,却因这一场烟雨有了婉转音韵;本无声响,却借风雨演绎出别样情致。江风为谱,烟雨作音,无声胜有声,留下的是时间深处的回响。

凭栏伫立,隔着濛濛雨雾远眺江水,我慢慢读懂了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背后的况味。眼前虽没有萧瑟秋风,也不见随风飘摇的荻花,可江南烟雨自带的清与静,依旧能够跨越千年,与诗人的心境遥遥相应。雨势渐渐柔和下来,薄薄的雾气笼罩整座亭台。四周草木被雨水浸润,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古亭安静地卧在江水之畔,一边是奔流不息的浔阳江,一边是沉淀千年的诗词文脉。世间种种喧嚣,仿佛都被这场烟雨轻轻洗去。耳边只剩下三种声音:风穿过林木的轻响,雨打亭台的淅沥,还有江水缓缓东流的低吟。它们交织在一起,安然又从容。

人间世事来去匆匆,而亭宇无言,江水不息。烟雨中的琵琶亭,便是这样一处可以安放心绪的地方。细雨让冰冷的石碑与铜塑有了温度,也让纸上的千年诗句,不再只是书本中的文字,而成为眼前可以感知的风景。岁岁朝朝,琵琶亭就这样枕着江水屹立于此。

春去秋来,沐风雨、揽江月。每逢烟雨来临,便又一次唤醒那些埋藏在时光深处的故事。或许千百年后,仍会有人在一场细雨中来到江边,望着这座古亭,听一听风雨里的声音,也在这一刻,与曾经站在这里的人隔着岁月相逢。一座亭、一江水、一场雨,让千年文脉在江南烟雨中,绵延不绝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都昌调查队)

海拔3800米的一笔一划

■ 汪涛 曲吉卓玛 土邓拥西

天刚蒙蒙亮,在海拔3800余米的甘孜州色达县霍西乡念柯村,良聂老爷子已将牛群赶上了山。老伴走过来告诉他,刚从邻居家买了些酥油。老爷子不紧不慢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个本子——那是国家统计局甘孜调查队发的记账本,封皮上蹭了不少油点子和黑印子,边角却依旧平整。他戴上老花镜,笔尖在纸上顿了顿,仔细问清酥油的斤两和价钱,然后慢慢用藏文记下:买酥油,2斤,100元。

老伴端来糌粑,见他在对着本子琢磨,忍不住念叨:“就买点酥油的事,晚点记不行?”老爷子头也不抬:“那可不成。我爷爷当年跟着红军过草地,小本子都一笔一笔记着物资,咱现在记自家账,更得实诚。”这习惯,良聂老爷子一坚持就是3年。自从被确定为住户调查记账户,他记账比管自家牦牛还上心。

打小听着父辈讲革命故事长大的良聂,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又被选为村支部书记,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字早已刻进了骨头里。可这点,晚辈们总不理解。

前阵子辅助调查员来村里核对收支情况,一名记账户家的记账本上,简简单单写着“日常开销”,一笔就花了三百多。老爷子刚好经过他家,接过记账本一看,眉头紧锁道:“你这记的啥账?”老爷子声音不自觉提高了:“买大米花了多少钱?给娃娃买糖多少钱?都要一笔一笔记,你这样记,谁知道你钱怎么花的?”

这位记账户挠挠头,一脸不耐烦:“老爷子,天天记太麻烦了,记个总数不就行了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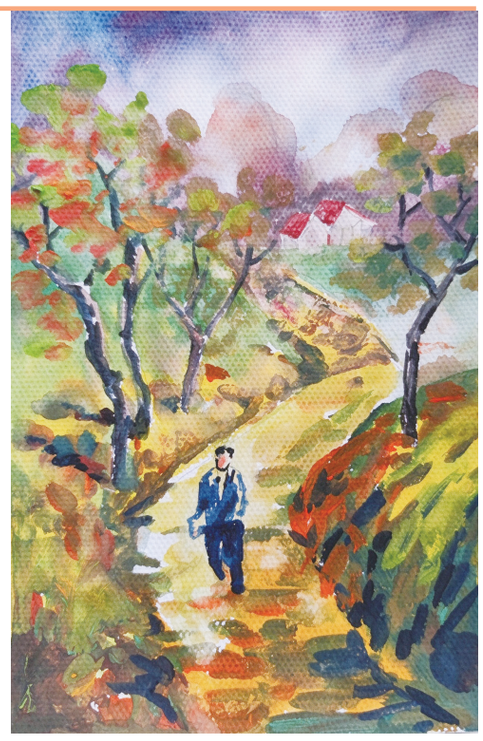
这话把老爷子惹火了。他攥着记账本,用藏语严肃说道:“你一天吃三顿饭,每天都要吃,哪一天能不吃?”他指着记账本道:“记账就跟吃饭一样,是本分。国家要靠这些账看咱们的日子过得咋样,能糊弄吗?”

他翻开自己的账本,里面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写着:“5号,卖2斤牦牛奶,20元”“8号,孙女买铅笔,3元”,国家发放的养老金、记账补贴等也写得很详细,连孙子拿一块钱买了辣条,他都记在上面。“你看,这养老金,以前哪有?还有村里的公路,国家免费修的;你住的房子,脱贫攻坚期间,藏区新居建设项目国家补贴帮你建的;现在每个月还有几百块记账补贴。”老爷子的声音软下来,“这些账记清楚了,国家才知道政策在咱们这落实得好不好,咱们生活的变化才能反映出来。”

往后的日子,良聂老爷子更爱“管闲事”。他揣着记账本,总往村里的记账户家里溜达,聊着聊着就扯到记账上。看见谁家本子空着,他就坐下来“唠叨”,陪着人家一笔笔记;听见谁抱怨麻烦,他就开始开导,讲现在惠民政策、惠民补贴有多实在。

“咱是党员,又是国家选的记账户,国家政策这么好,对咱们藏族人民的帮扶力度这么大,我们要记清楚每一笔账,对得起国家的信任。”良聂老爷子常把这话挂在嘴边,手里的笔在纸上划过,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个藏文,更是一个老党员对实事求是的坚守,对好日子的感恩。那些努力写得工整的藏文,像一串坚实的脚印,映照着老爷子的初心,也映照出涉藏地区的变迁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甘孜调查队)



秋林漫步 邹芸萱 绘

老院中的那口井

■ 金娜

老家的院落里,立着一架老式铁制压水井。棕褐色的铁架深深扎根于泥土地,长长的压杆被几代人的手掌反复摩挲,磨出一层温润油亮的包浆。它朴素沉默,全无精巧的雕饰,承接来自大地深处的馈赠,以无声的力量,滋养着小院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。

想要引出地下的活水,总要先向井口注入一瓢引水。双手攥住压杆,一上一下用力按压。起初只有空空的回响,几番起落之后,清冽的泉水便从管口汩汩奔涌而出。刚涌出来的井水裹挟着地底的寒凉,冲净管口积下的尘沙,愈发澄澈透亮。水珠滴滴答答坠落,在地上洇出片片湿痕,青苔便顺着这经年不息的水痕,悄悄蔓延生长。

压水井,是旧时光里鲜活的底色。儿时的四季晨昏,总绕着它流转——洗衣、洗菜、浇花、做饭、饮用,一日三餐的烟火,岁岁年年的日常,皆由这口压井滋养。院里饲养着鸡鸭牛羊,每日都要耗费大量饮水。母亲日复一日弯腰接水,一日三餐、畜禽饮水,细碎的劳作耗去无数光阴。我抢过沉重的压杆,小小的胳膊酸胀发麻,却总想替她分担一点生活的重量。压水井咯吱作响,成了小院清晨最动听的曲调。望着院中草木葱茏,畜禽安然,小小的心底,便漾起满满的成就感。夏日傍晚冲凉更是孩童的乐事,我和哥哥争相压水,互相泼水嬉闹,母亲站在一旁笑着嗔怪,欢声笑语洒满整个院落。那时没有冰箱,井水泡瓜果便是独有的人间清甜。夏日酷暑,压上来的井水冰爽沁人,把西瓜泡在井水之中,片刻便浸透凉意。一口下去,清甜爽口,是如今任何美味都替代不了的童年滋味。

压水井偶尔也会倦怠停摆,这时父亲便拿出钳子、螺丝刀,拆开螺帽俯身检修。他如同修补生活的裂痕一般,一点点排查症结,调试机件。待到熟悉的“咯吱”声重新回荡,清水复又奔涌,一家人悬着的心方才放下。老井守护烟火,而父辈守护着老井,也守护着一院人的安稳。

儿时总爱伏在井口,向着幽深的井下高声呼喊,又忍不住探头往下张望,总想穿透那片幽暗,探寻地底的模样。井底藏着无尽未知,装着孩童纯粹天真的好奇。它像大地敞开的一道缝隙,让年少的我,对脚下这片土地生出朦胧的敬畏。

后来家中通了自来水,一拧即得的水流把人从费力压水的劳作里解放出来,这是时代给予生活的馈赠。只是便利的背后,有些东西也悄悄退场。

没有人再为一瓢活水俯身出力,压水井便被搁置在院落角落。铁架被岁月侵蚀,覆上层层锈迹,曾经响彻晨昏的咯吱声淹没在时光里。水依旧充足,可我们不再需要等待、付出、期盼,便少了那份与土地直接相连的真切感知。旧物的沉寂,是时代向前时留下的一道印记。

国庆回乡,随父母采摘完苹果,我走到被遗忘在院角的老井旁,拂去井口堆积的金黄落叶,舀一瓢引水缓缓注入。握住早已蒙着薄锈的压杆向下按压,久违的“咯吱”声骤然响起。

那股沉甸甸的力量穿过铁架传到掌心,一瞬间,仿佛握住了童年无数个晨昏。井水奔涌而出,我学着儿时的样子借着压杆轻轻跃起,掬起一捧井水饮下。还是记忆里沁入肺腑的清甜。水依旧是那方土地的水,只是少年早已长大,物仍在,岁月已然流转。

这口普通寻常的压水井,盛满流年,也盛满了乡愁。它没有华丽的外表,却以无私的奉献,留存住旧时光里最质朴的温情。无论日后走得多远,只要想起这口老井,心底便涌起一份安稳与怀念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吴忠调查队)

社长:孙志强 总编辑:赵国华 值班总编:赵国华 本社通信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7号 邮编:100826 本报年度订价:298元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发行 全国邮政局(所)均可订阅 广告发布登记号: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276号 广告热线:(010)63376707 发行热线:(010)63376783 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